

後形而上學語境下 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

■ 張國傑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西方語言學的思維特質與語言觀。20世紀西方的語言學轉向，使語言成為西方學界普遍關注的思想主題，在拒斥形而上學語境中探尋後形而上學語言觀。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立足對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反思批判，在詩與思的對話與詮釋中探尋構建後形而上學的詩意語言觀。在後形而上學思想背景下，深入闡釋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對於把握語言學轉向的思想邏輯與詩意語言學的理論構建具有重要意義，這是我們對當代詩意語言觀研究應有的自覺意識和闡釋立場。

摘要：20世紀西方的語言學轉向，在拒斥形而上學語境中探尋後形而上學語言觀。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反思批判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在詩與思的對話與詮釋中探尋構建後形而上學的詩意語言觀。在後形而上學思想背景下，深入闡發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對於把握語言學轉向的思想邏輯與詩意語言觀的理論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後形而上學；詩意語言觀；海德格爾；思想道路

一、拒斥形而上學： 西方語言學及語言觀轉向

首先，20世紀西方語言學內部的語言學轉向。從西方語言學內部的轉向來說，先有索緒爾開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之先河，以邏輯認識論範式，提出符號任意性，打破西方自古以來詞物對應的自然語言觀，把所指與能指區分開來。此後有布龍菲爾德為代表的描寫結構主義語言學派，成為西方語言學研究的主流。20世紀中期喬姆斯基把發生學方法引進語言學研究，提出轉換生成語言學，推

動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從描寫向解釋語言的認識論轉向。

其次，20世紀西方分析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分析哲學高舉拒斥形而上學的大旗，開啟了

西方現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羅素開創了語言分析學派，力圖尋求語言的確定性，通過分析語言的邏輯來認識世界，把語言提升到邏輯和理性的本體地位。維特根斯坦早期提出語言圖像論，認為語言是世界的圖像，這是西方傳統的詞物對應理論更加邏輯化的表現形式，維特根斯坦後期超越了分析哲學的語言邏輯分析主導範式，試圖以語言治療來破除傳統形而上學思維的虛

妄，創建立足現實生活世界的語言哲學。

再次，20世紀詩意語言學派的語言學轉向。20世紀西方語言學轉向中，拒斥形而上學語言觀最具代表的是詩意語言學派。胡塞爾開創了「回到事情本身」的注重本質直觀的現象學傳統，為語言的審美性研究奠基，尤其是胡塞爾後期的生活世界理論開啟了詩意語言觀的探索道路。胡塞爾的學生海德格爾則訴諸於詩意生存論來祛除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陰影，通過《荷爾德林詩的闡釋》與《在通向語言的途中》的研究，提出「語言是存在的家」，「詩性是語言的原初本性」，為詩意語言觀

的構建進行了思想奠基，並由此開闢了全新的研究視域。海德格爾的學生伽達默爾提出「語言是哲學研究的中心」，揭示了理解與語言、語言與世界的關係，開了解釋學的詮釋視域。詩意語言學派從詩、藝術等生活世界視域研究語言的本質，致力於超越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對人本真生活的遮蔽和詩意生存維度的僭越。

最後，20世紀西方的語言觀轉向。20世紀西方的語言學轉向，共同拒斥形而上學的語言觀，完成了自然語言觀向符號語言觀的轉向和邏輯語言觀向審美語言觀的轉向，前者促進了語言學詩學的形成，後者則形成了詩意語言觀。詩意語言觀是20世紀西方語言學轉向中興起的一種新語言觀，對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本體論與二元論思維進行了反思批判，反對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至上主義，反對人作為語言表達的主體性思維，強調詩意語言是語言作為本體的大道運行，關注人的生活世界與生存境遇，對現代人生存意義進行詩意追問。尤其在當代機器語言、科學語言、網絡語言等各種新型語言相繼湧現的背景下，針對現代性問題帶來的生存意義困境，詩意語言觀探索在後形而上學時代人詩意言說與詩意生活的可能性。

從20世紀西方語言學及語言觀轉向的視角來考察，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的特質，從語言本質上看，傳統語言觀把語言看作人與人交流的工具；從語言主體上看，傳統語言觀把人當作語言的主體；從語言語義上看，傳統語言觀的語義相對固化，語義是由概念、邏輯建構的，概念閾值是確定的；從語言語用上看，傳統語言觀視語言為人與人溝通的橋樑和紐帶；從語言思維方式上看，傳統語言觀是形而上學的外化表現，根本體現著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20世紀西方語言學及語言觀轉向，呈現出共同的趨勢在於拒斥形而上學，超越傳統語言觀，對形而上學思維及引發的現代性問題進行深刻反思批判，立足現實生活世界來審視語言的本質意義，重建後形而上學時代新的語言觀。

二、超越形而上學： 對傳統語言觀的反思批判

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深刻反思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揭示現代性問題產生的形而上學思維根源，以詩意生存論開啟了詩意語言之思。

第一，反思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根據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基本遵循從物—思想觀念—語言的發展過程，人對物的認識反映在思想觀念中，而思想觀念依靠語言得以表達。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篇》中表達了傳統形而上學的語言觀：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是口語的符號。這一表述成為千百年來西方傳統思想中主導性的語言觀，即文字標誌聲音，聲音標誌心靈的經驗，心靈的經驗反映事物，由此形成了人類從客觀事物—心靈經驗—形成語言的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海德格爾發現，從泛希臘化時代開始，作為描述工具的符號形成，對象的表像被指向另一個對象，約定俗成的符號與它所描述者之間的關係替代了語言的標誌與被標誌者之間的關聯。^[1]從此，語言的形而上學傾向愈發顯明。海德格爾發現亞里士多德揭示了作為說話的語言的聲音特性和文字特性。泛希臘化時代已降形成的語言約定俗成的符號與它所描述者之間的關係，在兩千多年後的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著作中被正式命名為能指與所指的關係，索緒爾認為語言是能指與所指關係構成的符號系統，由此可見源於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語言觀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第二，批判形而上學對存在本義的偏離。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如此追問：「我們用『是』或『存在著』意指甚麼？我們今天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嗎？沒有。所以現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義問題」。^[2]這種追問使海德格爾返回到西方哲學傳統，重新領會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赫拉克利特認為邏各斯的本義與存在是同一的，存在就是自身出發向自身的聚集。海德格爾認為，存在的本義就是「既綻開又持留的強力」，^[3]「邏各斯的基本含義是話語……把言談之時『話題』所及的東西公開出來」。^[4]亞里士多德本來在源初意義上使用邏各斯一詞，但是當他把話語的功能解釋為apophantisch(藉助亮光把某物照亮)，後世哲學就

把該詞意引申為做判斷，並衍生出概念、定義、關係等現代意義，這就等同於邏輯一詞的概念範疇。海德格爾返回到巴門尼德那裏，重新釐清思與在的關係，認為思是使思想得以生發的根據，這樣存在與思就是同一的，然而在後來西方形而上學發展中恰恰變成了一種外在性的東西，真理變成了思想與存在的符合論。海德格爾通過對邏各斯、思與存在關係的重新詮釋，批判了西方形而上學對存在本義的偏離。

第三，揭示形而上學對存在意義的遮蔽。海德格爾認為，蘇格拉底的「善」、柏拉圖的「理念」、亞里士多德的「實體」等，都是以形而上學的理論構建對存在意義的遮蔽。柏拉圖的理念論是心靈的內在原則的深化，理念獨立於感性個體，是從感性事物中抽象出來的類的概念，具體事物因摹仿理念而存在，由具體事物構成的現實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理念才是世界的本原。海德格爾返回到前蘇格拉底希臘哲學的本源，藉助於與詩同源的思來切近存在本身，以詩意之思祛除傳統形而上學對存在意義的遮蔽，為現代人開啟詩意棲居的澄明之境。

第四，超越形而上學本體論與主體性思維。希臘哲學完成了從追問存在到追問本體的轉變，存在論思維方式變成了本體論思維方式，本體形而上學成為主導西方思維的核心。形而上學追求超越事物表像的本體，追問存在的意義自然要服從於本體論的世界觀。因此，尋找人存在的意義就要透過現象找出本體從而掌控世界，形成了現象與本體，主體與客體，殊相與共相等的對立，這種本體論恰恰造成了二元論思維方式。到了近代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主體性思維得以確立，進一步鞏固了人的理性主體的主導地位，通過「我思」的優先性建構了「主體形而上學」，完成了西方哲學的「主體性轉向」。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翻轉了西方思想史上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切開始圍繞著主體而旋轉，這樣人就變成了世界的中心。海德格爾揭示形而上學本體論和主體性思維的虛妄，為後形而上學的詩意之思開闢新的思想道路。

第五，克服形而上學的虛無主義傾向。作為形而上學思維核心的本體論，為了追究存在的最初原

因需要邏輯和推理，人類思維抽象化的極致發展催生了西方科技思維，形而上學和科技理性具有同構性和一致性。海德格爾稱現時代為技術「座架」的時代，本質上就是形而上學的完成即終結。科技思維的僭越產生的現代性後果就是驅逐神聖，現代人陷入了虛無主義的深淵。海德格爾認為：「諸神的消失是指人們在對待上帝和諸神的事情上落入的那種猶豫不決驚慌失措的情景」。^[5]海德格爾意義上的諸神不同於基督教的上帝，海德格爾認為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實質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死了」表明超感性的世界不再具有信仰的力量。「至高之物，乃是光芒照耀的澄明本身……稱為明朗者……明朗者就是神聖者」。^[6]海德格爾認為，在形而上學的語境裏還沒有一個本真的詞為神聖者命名，虛無主義成為西方形而上學必然的思想結局，形而上學語言的邏輯理性讓神聖無處安頓，因而要致力於詩意語言的探索，重新為神聖命名。

通過梳理海德格爾的反思批判表明，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就是形而上學思維的語言表徵，拒斥形而上學成為現時代的思想潮流，受形而上學影響的傳統語言觀發生了深刻轉向，走向探尋與重建人的存在意義的詩意語言觀。

三、追尋詩意之思： 詩意語言觀的思想路標

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詩意語言學派，在反思批判形而上學語言觀基礎上探尋詩意之思，形成了後形而上學語境中詩意語言觀探索的思想路標。

第一，荷爾德林的詩意共鳴。海德格爾從詩人哲學家荷爾德林獲得了批判超越形而上學的詩意共鳴。荷爾德林對形而上學進行反叛，對現代性的精神困惑做出了詩意探尋。荷爾德林認為詩人是夠直接能領會充滿神性的存在者，把神意傳到人間是詩人的天職，他在詩中讚美自由、自然、神性，運用充滿詩意的語言言說著存在之奧秘。海德格爾認為荷爾德林作為貧困時代的詩人，「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在世界黑夜的時代裏道說神聖」，^[7]「我的思想和荷爾德林的詩歌處於

非此不可的關係中。我認為荷爾德林不是文學史家將其著作與其他人並列為研究題目的許多人中的隨便一個詩人而已。我認為荷爾德林是真正的一個詩人，他指向未來，他期待上帝。^[9]海德格爾選定荷爾德林為思想參照，想從荷爾德林找到他所需要的語言，通過本真的詩把握本真之思。^[10]海德格爾親近荷爾德林，主要在於藉助荷爾德林的詩意之思以開創後形而上學之思，通過聆聽詩人的召喚完成詩意之思的轉向。

第二，維科的詩意語言啟迪。海德格爾批判超越形而上學所訴諸的詩意語言，在作為歷史哲學家與語言學家的維科那裏獲得啟迪。維科認為詩意智慧是人類思想的源頭，原始思維與原始語言是同一的，人類早期的語言就是詩意的話語，「神的語言，是一種啞口無聲的語言，即象形文字或神的字母」。^[11]在維科看來，詩意語言不以表音為特性，尚未符號化，比喻性的語言富有生動、具體的色彩，充滿神性，詩意語言具有想像性、描繪性、情感性以及超邏輯性的特質。^[12]維科認為，世界諸民族按照神、英雄和人的時代次第發展，在神王時代原始初民擁有旺盛的感覺力、想像力，沒有抽象和推理能力，他們帶著強烈的好奇心感受著世界，即使啞口無言也在用詩意話語與神進行溝通。維科強調詩意話語的感性特徵，詩植根於未被邏輯抽象為共相的具體事物，詩意語言是一種超越形而上學邏輯理性的語言，這對海德格爾認為詩意語言就是本真的語言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狄爾泰的「生命哲學體驗」。狄爾泰的生命哲學與生活世界理論，成為海德格爾詩意哲學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狄爾泰最早發現荷爾德林詩意棲居的思想的獨特價值，這位人文主義生命哲學家十分推崇詩人哲學家荷爾德林。在《生命體驗哲學》一書中，狄爾泰專門闡釋了荷爾德林的詩意棲居思想，這自然成為海德格爾非常重視荷爾德林的一個原因。海德格爾在撰寫《存在與時間》之前，所思考的主題不是存在而是生命這一概念。狄爾泰的生命哲學，以詩意的生命體驗，克服現代性文明所造成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心靈的分裂與對抗，對海德格爾的詩意語言之思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四，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現象學是海德格爾反思批判形而上學的新的思想武器，現象學開創者胡塞爾對海德格爾產生了直接的重要影響。胡塞爾對現代性危機的思想診斷，認為現代科學技術造成了一個理性化的世界，使人不能回歸人的生活世界，遮蔽了存在的意義，整個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愈演愈烈。胡塞爾通過意向性理論提出了「回到事情本身」的口號，通過「本質直觀」來探尋存在的意義，通過「現象學還原」逆轉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慣性，認為並非在現象背後有一個待人發現的本質，試圖以現象學來克服形而上學思維導致的時代危機。海德格爾思想的轉向「就研究方法而言，前期側重親在在世生存的『現象學還原』，後期則側重於存在本身的『解釋學釋義』」。^[13]海德格爾將「回到現象本身」改造為「回到生活世界」，以此來化解現代性所造成的對人的生活世界的分裂。

第五，解釋學的詮釋方法。解釋學是海德格爾反思批判形而上學的另一個新的思想武器。解釋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由來已久，其英文Hermeneutics的詞根Hermes取自古希臘神話中奧林匹斯諸神的信使赫耳墨斯的名字，意為「神的消息」。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中世紀的神學家奧古斯丁乃至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都特別重視解釋學的詮釋方法，而生命哲學家狄爾泰是西方傳統解釋學的集大成者和現代解釋學的開創者。解釋學提供了新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海德格爾通過追溯解釋學詞根的意義，回到「神的消息」的源初意蘊，從生存論的角度賦予解釋以新意，通過對自由、真理、世界、語言、詩、思等概念進行重新理解和詮釋，完成了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獨特批判。

第六，東方禪道思想的對話。海德格爾從東方禪道思想中汲取新的思想智慧。海德格爾在思想轉向之際就已經關注道家，在他的文本中探討「詩人的獨特性」時援引了老子《道德經》第11章的全文。^[14]海德格爾詩意思想的澄明之境正如道的本性那樣自然展開。他與蕭師毅合作翻譯《道德經》，特別關注道家「無」的思想，契合其存在之思與大道言說，藉助來澄清他的「無蔽」與「澄明」之



境。藉助老子思想對存在的體悟，海德格爾對西方傳統形而上學進行突圍，對人與自然關係進行新的思考。海德格爾晚期所說的Ereignis，有的學者從佛學出發翻譯為「緣構發生」，有的學者翻譯成「本有」。^[14]海德格爾與東方思想的交流對話，旨在從東方思想中找到超越西方形而上學的新思路，但晚期海德格爾意識到東西方思想有不同的源頭：「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種『思想』的一些古老傳統將在俄國和中國醒來，幫助人能夠對技術世界有一種自由的關係呢？我們之中有誰竟可對此作出斷言嗎？」^[15]儘管海德格爾對現實的拯救之路充滿疑惑，但他還是對西方的自我拯救充滿希望：「思想只有通過具有同一淵源和使命的思想來改變」。^[16]這裏體現出海德格爾西方中心論的偏頗，還無法完全擺脫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局限。

探尋詩意語言觀的思想路標，我們發現詩意語言觀把語言視為存在的家，強調語言的本體意義；強調詩意語言是道言，是大道運行的顯示；以詩意語言超越主客二元論，會通天地神人的共在境遇；以詩意語言超越形而上學概念思維，領會人的存在意義，讓人重新理解人與存在的關係，返回本真的家園，詩意棲居在大地上。實際上，20世紀西方語言觀的轉向，本質就是理解人的存在意義的世界觀與生命觀變革。

四、詩意語言之思： 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

海德格爾探尋詩意語言之思的「林中路」，成為當代詩意語言觀學研究無法繞開的思想路標。海德格爾在《論真理的本質》中已經非常重視語言，通過對《論語言的本質》、《通向語言的途中》等著作的探討，詩意語言被歸結為作為大道運行方式的道說，啟示存在者要聆聽語言的言說和神性的召喚，才能夠走向自由的澄明之境。正如迦達默爾所言，「海德格爾用的是半詩性的一種特殊語言」，^[17]通過詩意語言之思，探尋詩意語言觀的思想道路。

第一，詩意語言的真理之思。詩意語言觀的建構本身包含著對真理問題的重新思考。海德格爾稱詩意語言為本真的語言，因為「語言通過第一次

給存在者命名而第一次將存在者帶入言辭與顯明。只有對存在者的命名，才從其存在那裏把存在者指派給它的存在。如此之言說是對澄明的投射……宣告了存在者是作為甚麼而進入敞開之中的」。^[18]詩意語言讓存在者找回自己的存在，使其所是從而進入存在的敞開狀態，存在的敞開狀態就是存在的澄明之境。以詩意語言言說存在的意義，讓人通達存在的澄明之境，這正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存在的真理，顛覆了傳統形而上學認識與事實相符合的真理觀。澄明就是無蔽，此時真理作為無蔽狀態而發生。海德格爾拒斥傳統形而上學語言觀，就是要通過詩意語言的道說，將人和物帶出場，讓其存在的真理自行澄明、自行顯現。相反，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語言與存在是同一的，詩意的語言敞開了存在的真理。海德格爾用「林中路」比喻詩意語言的真理之思：森林是茂密的因而是隱蔽的，林中的路是林中的空地，是無蔽的澄明；林中路不是固定的路，是人在尋道過程中走過的路，因此路是道說，是詩意語言的自身言說。海德格爾臨終前對自己的著述說是「道路，而非著作」(Wege-nicht Werke)，[19]正是以詩意語言探尋隱與顯、遮蔽與澄明、迷失與真理的林中路。

第二，詩意語言的存在之思。海德格爾在語言觀上顛覆了傳統的說法：「從存在論上講，並不是我們說語言，而是由於我們能聽到空廓宏大的大道在言說，或處在語言的緣構開啟境域中，我們才能開口講話和思想。『語言比我們更有力，也因此更有份量』」。^[20]詩意語言與形而上學語言具有本質區別，詩意語言是大道自行的言說，而形而上學語言作為人言只是應答。海德格爾區分了語言與言說，言說一詞在希臘時代的意思是顯示，詩意語言的言說就是讓存在的信息自行顯現出來。海德格爾認為語言從不說話，但語言又需要被言說，使存在的真理通達到人。人總是說話，人說話是其存在的見證，人說話構成了此在在世界中的存在，人在語言中揭示世界也揭示自身。海德格爾認為言說不同於命名：「語言在生存論及存在論的根基是言說」。^[21]海德格爾以生存論理解語言：「語言把我們帶入存在，語言是存在的家」。^[22]只有在

語言中，人才能思考存在並依於存在，使存在者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而形而上學使思與詩分離，現成性成為思想的規定。因此，海德格爾要走出詩人和思者共同面臨的雙重困境，就必須終結形而上學之思的歷史，讓詩與思在對話中守護人的存在家園。

第三，詩意語言的大道之思。海德格爾稱詩意語言為道言，詩意道說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存在消息的傳送。詩人作詩作為一種存在的顯示具有非凡意義，而半神半人的詩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詩人承載著天命，能夠傾聽到神聖的意旨，把神性的話語傳到人間。人有神性，詩人是更接近神性的存在，作詩就是以直觀的方式把握來自存在的神聖的消息。作為思者的哲人需要把神聖的話語進行轉傳，把詩闡釋成大眾能夠理解接受的話語。海德格爾認為分裂了世界的形而上學之思，遮蔽了存在的意義，無法承擔起與詩為鄰、傳遞存在訊息的使命，真正思的任務就在形而上學終結之後才能真正開始。思是思念，是對神性的思念和回憶，思者更容易捕捉到詩中傳達的神聖的消息，找到存在的本原。詩意語言守護存在的家園。海德格爾認為語言藉助詩人作詩、思者闡釋從而自上而下地湧現，是大道運行的顯現。大道往往是寂靜的，但是大道寂靜並非毫無聲息，寂靜之中蘊含著一種轟鳴。只有當人沉靜下來，才能聆聽到天籟之音—寂靜之轟鳴—詩意的言說—存在的顯現—神性的召喚。寂靜之轟鳴是詩意充沛、傳遞著神聖之消息的言說。作為存在者的大地上的芸芸眾生與存在彼此依存，存在者需要用心去聆聽自然的召喚，停留在天地神人會通的境域中獲得家園般的依護，存在者通過守護存在而守護本真的家園。

第四，詩意語言的神性之思。海德格爾認為詩人以諸神的名義進行著詩意的言說，詩人是神的代言人，詩人在接受了神的符號的閃現之後要作詩來傳遞信息。詩人作詩並不能傳達個人的思想和情感，必須嚴格遵從神意。海德格爾認為荷爾德林的詩歌語言的獨特性在於它承載著西方歷史的命運，荷爾德林的詩恰恰表達了人類的命運這樣一種主題。只有聆聽荷爾德林，人類才有可能重新回到本源的近旁，找回自己的存在。海德格爾指出：

「真正的詩不止於詩人個人靈感的結晶，也決不止於傳統意義上的語言的藝術。它要宏大浩蕩得多！乃是天地神人、過去未來相交緣所放射出的最燦爛的光明」。^[23]詩意語言只能在天地神人共在的境域裏發生，形而上學思維使諸神退隱，神性維度的缺失損毀了語言這個存在的家。重新為人類建構後形而上學的詩意語言之家，讓詩人與思者都成為人的存在家園的守護者。「詩與思在照看語言這一點上極其相似，但他們同時又各有所思，思者道說存在，詩人命名神聖」。^[24]詩意語言的神性之思，實質在於探尋精神信仰的當代重建。

第五，詩意語言的自由之思。詩意語言的自由之思與真理之思互為表裏，詩意語言的真理之思旨在開顯存在的真理，詩意語言的自由之思旨在開啟存在者的無限可能。海德格爾的詩意之思並非遠離現時代，毋寧說是對於現時代困境的深層觀照，啟示現代人換一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作出生命的決斷。「追問是思想的虔誠境界」。^[25]海德格爾詩意思想的核心在於追問人的自由，找尋「根基的持存性」。語言本身是詩性的，原初的語言就是詩。詩意語言觀意義上的自由，就是存在的澄明之境。把人看作天地神人整體境遇的一維，在存在的境域中來實現人的自由。海德格爾詩意語言觀在「決斷」與「開啟」的意義上運思，重新去思，去聆聽，為人的自由開啟澄明之境：「向著物的泰然任之」和「對於神秘的虛懷敞開」，^[26]以通達自由的詩意棲居。

海德格爾詩意語言之思，在藝術與真理的內在關聯中揭示藝術的本質，指出通往真理的通道就是藝術與詩，通過藝術的詩性拯救通達自由的澄明之境。存在真理需要藝術或詩的語言通道開顯，使存在的真理得以澄明。神性是存在的超越，詩意棲居以神性作為度量自身的尺度，開啟天地神人會通之境域。詩意棲居的本質是人的自由本性的體現，是存在的澄明之境。傳統形而上學遮蔽了人們通往自由的道路，詩意之思從開端處敞開一種本真生存的可能之路。「作詩比存在者的探究更真」。^[27]這顯然是對現代人的思想與生存方式所進行的深刻反省，啟示現代人如何探尋詩意生命的思想道路。海德格爾是詩意語言流派承上啟下



的代表人物，其詩意語言觀的核心內涵是詩意生存論，對科學技術引發的文明危機與虛無主義的精神困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實質上是要回溯到造成這個時代困境的更為根本的思想根基。海德格爾的詩意之思實質上是對西方思想傳統的反思與重建，為人的詩意生存探尋新路，開啟現代人詩意棲居的澄明之境。

項目：作者主持國家社科項目（ER15018320001）、陝西省社科項目（2016K003）成果。

- [1] 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42頁。
- [2]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99年），第1頁。
- [3] 海德格爾，熊偉、王慶節譯：《形而上學導論》（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6頁。
- [4] 同註[2]，第37-38頁。
- [5] 海德格爾，郜元寶譯：《人，詩意地安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 [6] 海德格爾，孫周興譯：《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9頁。
- [7] 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410頁。
- [8] 同上，第1312頁。
- [9] 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靳希平譯：《來自德國的大師》（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331頁。
- [10] 維科，朱光潛譯：《新科學》（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718頁。
- [11] 同上，第510頁。
- [12] 王慶節：《解釋學、海德格爾與儒道今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 [13] 張祥龍：《海德格爾傳》（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98頁。
- [14] 張祥龍把Ereignis翻譯為「緣構發生」，孫周興翻譯為「大道」，王慶節翻譯成「本有」。

[15] 同註[7]，第1312頁。

[16] 同註[7]，第1313頁。

[17] 同註[7]，第5頁。

[18] 海德格爾，成窮等譯：《海德格爾詩學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66頁。

[19] 同註[13]，扉頁的註釋。

[20] 同上，第280頁。

[21] 同註[5]，第46頁。

[22] 彭富春：《無之無化—論海德格爾思想的核心問題》（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第154-165頁。

[23] 同註[19]，第281頁。

[24] 同註[5]，第27頁。

[25] 同註[7]，第1309頁。

[26] 同註[7]，第24頁。

[27] 同註[7]，第404頁。

The Thinking Path of Poetic Linguistic View in the Post-metaphysical Context Zhang Guojie (Xidian University)

Abstract: Western linguistic turn in the 20th century explores post-metaphysical linguistic view in the context of rejecting metaphysics. Poetic linguistic school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linguistic view in order to quest and further construct poetic linguistic view in the di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thinking. It means significantly to interpret the thinking path of poetic linguistic view in depth in the background of post-metaphysical linguistics so as to master thinking logic of linguistic turn and construct theories of poetic linguistic view.

Key words: Post-Metaphysics; Poetic Linguistic View; Heidegger; Thinking Path